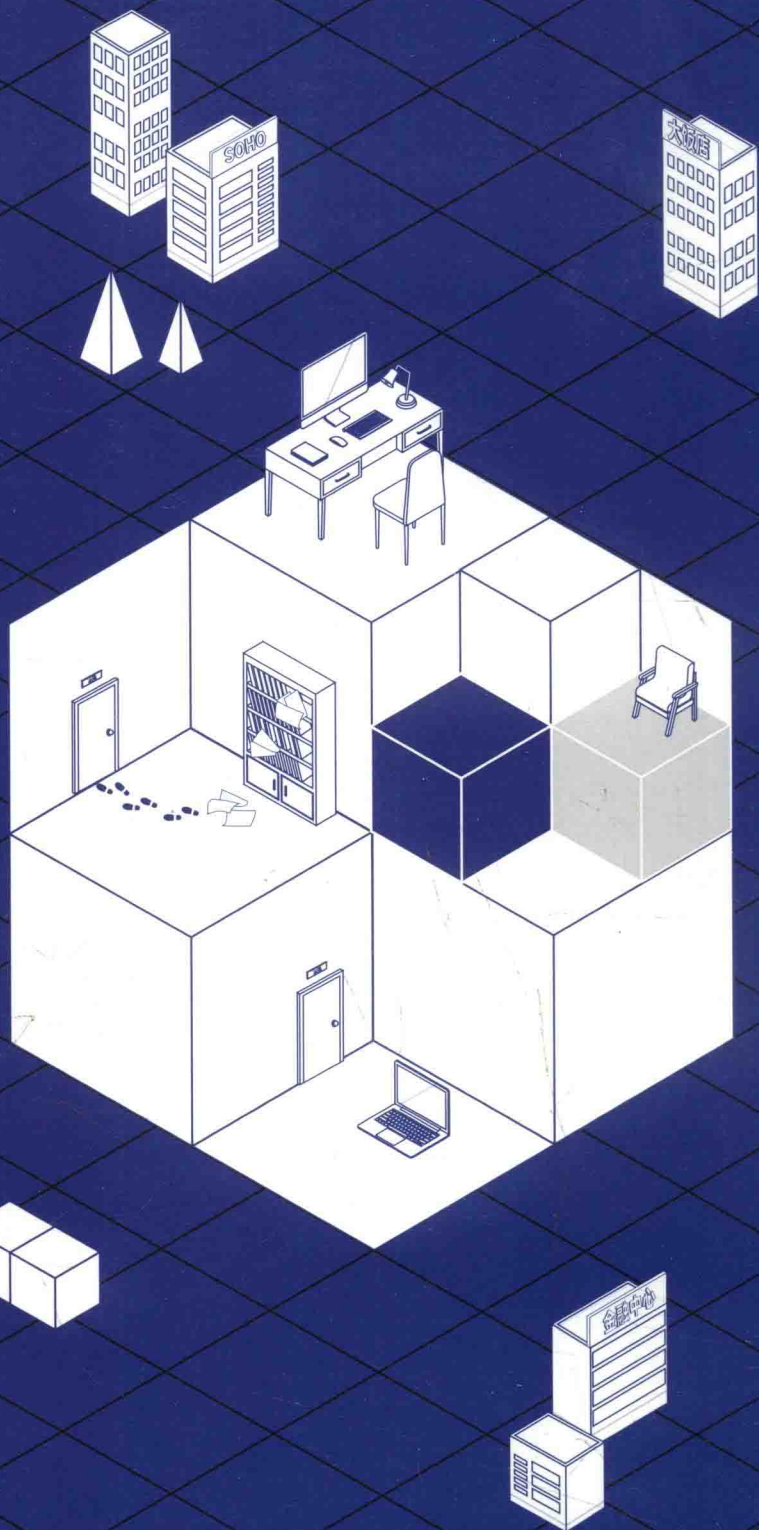


国贸三十八层

永城／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国贸三十八层

永城／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贸三十八层 / 永城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8.6
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9835-0

I. ①国… II. ①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18125号

国贸三十八层

作 者: 永 城

统筹策划、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潘伊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

永城作品版权由北京嘉印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全权代理

业务合作: info@joy-ink.com

www.joy-ink.com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00千

印 张: 16.75

版 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35-0

定 价: 4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

北京国贸一期的大厦是1990年竣工的。那年我读高一，和北京上千名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背景操。我们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观众席，每人举一张巨大的彩色板子，组成一面巨型的“大屏幕”。那年头还没有液晶屏幕，电视还用显像管，不少还是黑白的。全国只有一条地铁线，也并不到国贸。那附近原本只有工厂和田地，几乎都算不上北京城的一部分。

90年代的国贸是当年唯一的高级涉外写字楼，如今依然算得上北京乃至全国租金最贵的。不只是全国，按照2016年某跨国商业地产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，北京国贸在全球十大最贵写字楼中排名第四。如此“首富之地”，自然只配给全球最顶尖的公司栖身。从惠普、丰田、福特、三菱、壳牌，到美银、瑞银、美林、高盛……简直就是国际商业巨头的聚会。入住国贸的是公司里的贵族，在国贸上班的也自然是打工族里的贵族。当年清华教授月薪才不过几百元，中国惠普的普通员工就已经月薪过万了。十六年后，我也有幸到国贸上班，为一家跨国商务咨询公司工作。虽然已到美国“洋插队”了多年，还在硅谷研发过好几年机器人，但第一次西服革履地走进国贸大厦，内心难免感到几分神圣。看看四周那些精致冷傲的精英面孔，不禁自惭形秽，深感硅谷其实就是个大农村。十年前辛辛苦苦地往美国跑，原来是去做“田舍郎”，十年后回到北京，这才算登上工薪族的“天子堂”。

之后在国贸上班的日子，让我渐渐熟悉了这“天子堂”，也着实发现了一些藏在国际大公司和职场精英们背后的秘密。当然这“发现”不只是因为每天出入高级写字楼，更需归功于雇用我的公司——一家跨国商业调查和投资风险管理公司。原来，看上去高大上的国际巨贾，背地里也藏着不少蝇营狗苟。我虽然写过不少有关商业犯罪和调查的小说，但小说有时候未必就比现实更精彩。

记得曾有这样一桩公司内部调查项目：某巨型跨国公司在东亚的某分公司，业务合同虽然不少，却依然连年亏损严重。该跨国公司总部遂秘密

雇用了调查公司，调查分公司出了什么问题。调查公司进行了半年的外国调查，毫无所获。后来不得不派一名美女调查师进入该分公司做“卧底”。职位并不高，只是初级行政助理，工作内容无非端茶倒水、收发快递、订订机票。为了避免分公司的怀疑，“卧底”不能由总公司委派，只能自己去分公司应聘，所以得不到更像样的职位。

然而就是这位在全公司“垫底”的行政助理，却挖掘出了重大的秘密——该分公司的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人事总监、IT 总监共同勾结，制造假客户、假合同、假报表，暗度陈仓地把公司的资产转进自己腰包。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这位新来的“小助理”性格乖巧，工作认真细致，对职责以外的工作也毫不计较，颇得公司领导的赏识，因此常有机会接近大领导们。“小助理”善于察言观色，渐渐察觉有妻室的总经理和独身的女财务总监关系微妙。“小助理”于是有意无意地接近财务总监，渐渐成了“地下闺蜜”——不让其他同事知道的那种。两人下班常常一起厮混，吃个宵夜再喝点儿小酒，一来二去地，财务总监就把苦水都倒出来——给总经理做了多年情人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财务总监自然不会提及那些营私舞弊的勾当。但“小助理”为大领导鞍前马后地跑腿，收发快递、转接电话、订餐订机票，渐渐又发现，总经理在外面竟然还有情人。“小助理”掌握了证据，巧妙地把证据“泄露”给财务总监。财务总监由爱生恨，愤然向总公司揭发了分公司总经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其过程自然不如我这几句这么简单，还有诸多辗转戏码，都被“小助理”一一应付了。若是如实地写出来，跟小说一样精彩。

当然，上述的事件并没发生在北京国贸，但确实发生在东亚某个 CBD 的某座摩天写字楼里。而且我相信，在中华乃至全世界的许许多多高大上的办公楼里，也上演过许许多多类似的精彩故事，只是没多少人知道罢了。

于是就有了这部《国贸三十八层》。国贸 A 座本无三十八层，自然也

没有书中那几家公司，以及公司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。但国贸是有的，在中华第一街^①的延长线上屹立了三十年，也见证了中国天翻地覆的三十年。每当经过那座大厦，我都会想起 1990 年的秋天，坐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会场，手里举着重重的牌子，透过牌子上开的一扇寸宽的小窗，看巨大的熊猫盼盼^②在工体中央站起来，和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一起，准备着迎接中华新时代的到来。

2017 年 11 月 6 日于北京

① 长安街。

② 1990 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。

目录

自序 001

上部

Prologue 楔子 003

Chapter One CBD里的幽灵 006

Chapter Two CBD里的情人 021

Chapter Three CBD里的秘密之眼 042

Chapter Four 权力的游戏 056

Chapter Five 东方之珠 075



下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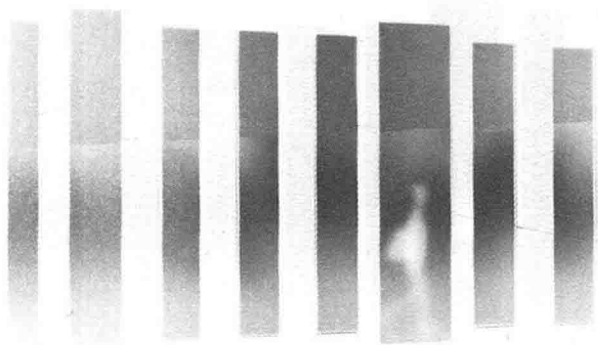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Six 双料间谍 117

Chapter Seven 超级派对 176

Chapter Eight 再见，我的爱人 233

Epilogue 尾声 252

上部





PROLOGUE

楔 子

夜很深了，金融街附近的小饭馆已经打烊，支行大厅里的日光灯却都还亮着，滋滋地发着白光，也想争个劳模似的。

偌大的支行里，其实一共就两个人：辉姐和老李。别的同事好几个小时前就都下班回家了。辉姐也下过班回过家，可她又从家里跑回来了。

老李刚刚升了支行行长，连轴熬夜加班，脸上不但没有喜色，反倒整天愁眉苦脸的。辉姐是特意来给老李送夜宵的，拿着热烘烘的饭盒，手指缝里湿答答的，说不清是汗水还是蒸汽。

老李正在打电话，用宽大的脊背对着辉姐。头发横七竖八，不像是上了一天的班，倒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。还好身上的西服严丝合缝，黑色后领上露着衬衫的白边儿。那衬衫是辉姐买的。还有背心儿、短裤、黑袜子，不必见人的那些，差不多都是辉姐买的。

辉姐听见老李对着话筒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爸爱要那是他的事！我一分也不要！”

辉姐知道老李在跟老婆打电话，胸口有点发堵。本想跟老李显摆一下，今晚她自己把车开来了。老李教了她半年，驾照终于到手了。可现在，她没心情了。

辉姐把饭盒往桌子上一摔。老李吓了一跳，猛转过身，脖子给电话线缠了大半圈儿，像是要上吊似的。老李的一双小细眼睛瞪成了两颗围棋子儿：“早晚有一天，我得让你们害死！”

辉姐也不知老李是在骂他老婆，还是在骂她，又或者一块儿都骂上了。辉姐一阵委屈，又把饭盒从桌子上拿起来，想扔进垃圾桶里，又想着扔完了还得自己收拾，总不能让明早上班的同事瞅见。而且她也有点儿舍不得。

老李狠狠摔了电话，对着辉姐咆哮：“这才刚当了两天支行行长，就让我批一笔贷款！根本不符合规定！她爸拿了人家二十万！”

辉姐心惊肉跳，可又暗暗窃喜，有点儿幸灾乐祸。老李的岳父是总行的副行长，有望升行长。老李的支行行长是靠着岳父到手的，可并不白给。他得做岳父的手，一只越来越洗不干净的脏手。辉姐把食指立在嘴上，用力“嘘”了老李一下子。银行里倒是还没装监控，但走廊里说不准有没有人。夜里保安要巡逻的。

辉姐说：“这种事儿，以后少不了！”

老李说：“迟早得完蛋！”

“那就辞了呗！”辉姐心不在焉地摩挲饭盒盖子。心里想着：那就离了呗。可她没敢说出来。

老李却似乎已经听见了。他借着怒气，一把夺过饭盒扔在桌子上。辉姐吃了一惊，没来得及发作，已被老李拽进怀里。辉姐本想推开老李，可又一想，银行马上就要装监控了，下周就要去香港培训这个。深夜以加班为名在单位里小甜蜜的日子一去不返了。

老李的怀里烫得像着火，下巴上的胡楂子就是火苗子，在辉姐脖子上燎掉一层皮。

救火车真的就来了。尖锐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眼看就要到跟前了。

老李浑身一激灵，猛地推开辉姐：“是来抓我的！”

“不是！”辉姐喊。可警笛太响，连她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老李转身往外跑，辉姐一把没扯住。她想追，腿却好像不是自己的，死活迈不开步子。她狠命一挣，一下子醒过来，一脊背的冷汗。

电话正在耳边催命似的叫。床头的电子钟显示 23:48，还不到午夜。辉姐今天睡得早，九点半就上床了。

原来是个梦，跟真的似的。本来也曾是真的，除了警笛的部分。只不过，十几年前的事儿了。

“警笛”是床头的电话座机，催命似的叫着。现如今，没几个人会打辉姐的座机了。辉姐挣扎着摘下听筒，脑袋没离开枕头。枕巾上好像还残留着一点儿梦的余韵。

老妈带着哭腔，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尖叫：“辉子！钱没了！我在你银行里存的钱，都让人给骗走了！”

CHAPTER ONE

CBD 里的幽灵

1

辉姐是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司机，可她居然追尾了。

一大早，在三环主路，她的黑色桑塔纳追了前面的 Mini Cooper，就像个色眯眯的老男人硬是把身体贴在某个小女子的后背上。小女子并没发出神经质的尖叫，就只有一声钝响。辉姐顿时回过神儿来，暗骂了一句：妈的，撞了！

辉姐不记得刚才有没有踩着刹车，就算踩着了，也肯定踩晚了。这会儿脚倒是正在刹车板上，可并没在高跟鞋里。不记得是慌乱中掉的，还是更早就脱掉了。她都不记得自己刚才在想什么。也许什么都没想，在做白日梦。今早凌晨出门，陪着老妈去派出所报案、笔录，折腾了大半宿，回到家快三点了，又在电话里挨了两个钟头的埋怨。老妈被人骗走了五万块，起码有一半儿赖在辉姐头上：“还不是因为你！要不干吗存进你们银行？”可遇上电话诈骗，存哪家银行都差不多。再说辉姐半年前就辞职了，她现在是个外企前台，在国贸 A 座里上班，她和那家银行已经没关系了。

辉姐并没急着下车，她紧抱着方向盘，狠狠盯着前面的 Mini Cooper，见机行事。如果下来个女的，她就准备吵架。如果是男的，她也许可以换一种策略：像小女生那样撒撒娇，再把责任推到有点儿暧昧的东西上，比如高跟鞋。

该死的高跟鞋。二十几岁都没怎么穿过，四十多了倒是天天穿。才几个月，脚上已经磨掉了几层皮。其实外企并没规定必须穿高跟鞋，但辉姐不能不穿。作为全球知名外企——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前台，她在各个方面都已经不够格：英语不够好，脸蛋不够美，个头不够高，皮肤不够白，体重有点儿超——59.8 公斤。为了不超 60，坚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最要命的是年龄——整个国贸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七〇后的女前台了。所以在高跟鞋上，她绝不能再认输。

从 Mini Cooper 上下来个长发小女子，二十五六岁，瘦瘦小小，文

文弱弱。辉姐立刻失望了：既不是男人，也不像是能用吵架对付的女人。小女子下了车就往前走，头都不回。就像 Mini Cooper 的屁股后面并没紧贴着桑塔纳，明摆着不把辉姐放在眼里。

辉姐彻底忽略了高跟鞋，顺手把丝袜也脱了——上面有个窟窿，不能让小女子笑话。辉姐索性光着脚跳下车。女人对女人，就看谁豁得出去。辉姐在胡同里长大，知道斗争比道理更重要。

辉姐冲着小女子的后背高喊：“嘿嘿嘿！你怎么开车呢？三环主路，说停就停？当你家呢？”

辉姐话音未落，前面又下来个男的，看上去四十上下，黑风衣粉领带，起码也是个外企高管。辉姐立刻后悔了，不该光着脚的。男人都喜欢看女人穿高跟鞋和丝袜。辉姐连忙挺了挺胸，这点儿资本她还是有的。

辉姐往前走了几步，发现那男的并不是从 Mini Cooper 上下来的，前面还有一辆敞篷车，小得跟玩具似的，Mini Cooper 也正紧贴着小敞篷的屁股，三辆车穿了糖葫芦。

小女子和风衣男同时转过头来。辉姐看到风衣男的正脸，心中猛然一惊！这不是 Max 王？费肯的执行董事，上礼拜新上任的中国区一把手？这么说不大精确——费肯中国还有另一位“一把手”——金发碧眼的 J，头衔是中国区 CEO。CEO 和执行董事哪个大？没人弄得清楚。名义上 Max 王负责业务，J 负责运营。但“业务”和“运营”本来就界限不清。遇上交集，两人谁也不听谁的。来了个新领导，却并没增加一个新助理，两人共用一个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，总有一个待不长了。辉姐心里希望 J 能留下，虽说是老外，但是很和气，对谁都彬彬有礼，让手下取个干洗的衣服，也客客气气地说声谢谢，让全楼道都能听见。当然不是对辉姐说的，而是对总裁助理 Miss 黄说的。干洗的衣服却是辉姐开着桑塔纳去取，Miss 黄才懒得跑。

尽管辉姐心里支持 J，可并不打算得罪 Max 王。三辆车追尾，她是最后一辆，责任本来也在她。而且桑塔纳的后备厢里藏着 J 的干洗的衣服，J 可是 Max 王的死对头。小敞篷修修得多少钱？辉姐倒吸一口凉气，脸上瞬间转怒为喜，像是 7 月里盛开的月季。可一声“王总”还没叫出口呢，Max 王已经两步超过了小女子，急赤白脸地用带着点儿洋味儿的国语骂过来了：

“你这个死三八！为什么不讲道理？明明是你撞了我们两个！”

辉姐吓了一跳，心想就算 Max 王不如 J 尊重普通员工，也不该这么不给面子。再一想，Max 王大概根本没认出自己。他每次经过前台都是

个大写的“BOSS”——直进直出，目不斜视，一对眼珠子就像是摆设。就算辉姐是头大象，他也照样看不见。这点 J 就比他强，每次经过都绅士般微笑着点头，有时候还南腔北调地来一句：你好！吃了吗？

辉姐心里稍微定了定，可还是拿不定主意，到底是让 Max 王知道自己是他同事，还是干脆躲回车里去假装不认识。既然以前目中无她，以后大概也还一样。还是假装不认识好，省得大家尴尬。Max 王心狠手辣，空降北京的第三天就炒了个孕妇。孕妇都敢炒，想怀没怀上的辉姐就更不在话下。辉姐打定主意要钻回车里，Max 王偏偏不给她机会，不依不饶地瞪着她：“死三八！你知道我的车多少钱买的？两百万！你赔得起吗？”

辉姐顿觉腿软，想躲回车里，又怕愤怒的 Max 王会把自己再揪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！是我的责任！”小女子却突然开口了。她把双手绞在一起，微微低着头，对 Max 王满怀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！是我先撞的您，这位大姐才撞的我。而且，她撞得不厉害！我撞您的那一下，更厉害。”

辉姐死里逃生地钻回车里。Max 王不再注意她，全心应付小女子。辉姐松了口气，这才细看小女子，竟是个美人儿，小圆脸，细眉细眼，小而挺的鼻子，小而翘的嘴唇，到处都小，小得恰到好处。辉姐恍然大悟：Max 王冲自己发脾气，那是在跟小女子献殷勤呢！这就更不能认了！老板寻花问柳，被员工瞅见，员工还不就成了老板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？

辉姐戴上墨镜，打死不再下车。小女子跑前跑后，记电话，填单子，小女子主动承担全责，不用等交警，快速处理。国贸桥上本来就堵得水泄不通，也说不号是不是都因为他们。一辆一辆急着不知要去哪儿的车，按着喇叭从他们身边绕，绕出更多的喇叭声。小女子脸上并没笑容，没有多余的人情味儿。井水不犯河水。可辉姐总觉着有点儿歉意。但是两百万的敞篷车实在吓人，即便只是撞掉点儿油漆，她砸锅卖铁也赔不起。既然小女子大包大揽地认下来，她还是沉默为妙。看小女子的牛仔裤很普通，小皮衣像人造革，脖子上的丝巾像淘宝货。不过既然能开 Mini Cooper，也穷不到哪里去的。

辉姐硬着头皮回到公司，一上午不敢抬头，生怕 Max 王突然出现，一眼认出她来。她犹豫着要不要趁着午休，去发廊剪成个假小子，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。老李喜欢女人头发又长又密，最好带点儿廉价洗发水的香气。别看老李风光无限，骨子里还是个农民。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